坤三爲衆又合坎之二陰斯爲大衆矣而坎中一陽實居下卦之中五陰雖衆莫能相攝其勢必歸於一陽一陽在下而爲衆陰之主非行師之義而何以當之哉是以謂之師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而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上坤下坎成卦曰師者坎爲險震爲動坤爲衆爲順

不從位宜在上而反居於下何也師帥之義也有君
在上而帥得專之雖君命有所不受應其義矣古者
諸侯或七十里或五十里大者不過百里行軍用師
未嘗不躬親之惟王者之師則命將統之王不親行
也故曰大人吉大人謂五也子曰師衆也貞正也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衆之所奉
以為正而我能以之不曰大人乎古易諸家皆作大
自王弼以來本多作丈夫之丈九二有正衆之才而

不有毒平居畏忌無所不至而疾病用之兵之除害
猶治疾也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
之以殺人之事以至仁伐至不仁猶有血流漂杵之
禍夫是故謂之毒以毒被天下宜其怨咨然而民樂
從之者順其心而除其害也應天順人吉又何咎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者坤也水者坎也地无所不容水无乎不在故君
子以容民畜衆象之地中有水水之聚也三軍六師

民之聚也君子之聚民如地中之畜水則无流散奔
衝之患矣卦言師衆本取諸坤而大衆則取諸坎其
歸一也

雜卦曰師憂也

坎之一陽為五陰之主故有憂衆坎為憂故也是故
師之六爻皆取憂懼之義焉憂之如何興天下之衆
而行天下之險是其所以憂也居人臣之位而有天
下之權是其所以憂也夫九二者師之主也二在憂

有出師以律之象然以六居之未必能持律也四陰皆體坤居前而順九二之命見危臨難有不敢避獨初六體坎而居其後故有否臧之凶臧言律也否言失也出師之初而失其律凶可知也或曰以律訓臧未聞前詁曰臧之言善也善持律之謂也得律為臧失律為否復何疑乎師之初六後軍之象也後軍不整師之通患也使初而非陰則師之象毀矣及其為陰也又有失律之憂故聖人兩著其辭以明得失之

非謂吹律以聽軍聲也若謂吹律以聽軍聲一樂師之職耳世無師曠戰勝攻取固自若也何以言其凶乎爾雅曰坎律銓也郭璞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蓋得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坤而為羣陰之主故曰在師衆也坤為衆為順震為

命者豈私於一師哉所以懷來萬邦也或曰寵一師而懷萬邦其義安在曰勤而見知忠而見信羣臣諸侯莫不勸矣不率之國莫不懼矣好我者莫不勸惡我者莫不懼懷來之術有過於此者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上體爲坤下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无其應而乘乎九二之震故曰師或輿尸凶夫六五者師之帥也六五體坤坤爲母

適從如是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所以慼者初六六三不當其位而四比於五有愛季之嫌故也子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師无統一未戰先潰勞民費財而无尺寸之功固可以言凶矣何必前徒倒戈流血漂杵然後謂之凶乎程氏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役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是以變而言之也止則如山動則如雷師之道也故
子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若以陰居剛則失其常矣
而艮體尸之得為无咎乎哉說者謂六四自度非才
而不敢進故得无咎夫師帥者社稷之司命政之存
亡民之死生於是乎在可以非才而受其任乎既受
任矣而巽懦不進謂人曰我不能雖復左次其能免
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吉又曰无咎何也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夫以九二在下而有震主之威六五居尊而行天下之險宜其有咎矣以其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故得无咎豈非善補過之謂乎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子震也弟子坎艮也應於九二既有長子帥師之象乘乎三四復有弟子輿尸之憂夫柔順者五之所以為貞也委任九二而責其成不從中禦斯為善矣然柔而無斷則任不專一二三其責將有輿尸之凶矣故子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夫長子
也者豈直謂其年長也哉以其剛中而行健當主帥
之事斯謂之長子矣謂其有長人之材故也苟或任
所不當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欲无凶得乎或曰卦以
一陽為五陰之主而六五謂之大人何也曰五者尊
也六者柔也以柔居尊而九二為之應吾能左右而
使之所謂能以衆者也坤為順震為動坎為險六五
體坤而應乎正去險難而就平地所謂行險而順者

矣故必大君有命而後可以正其功上居一卦之終
班師振旅論功行賞之時也故曰小人勿用大者開
國而為公侯小者承家而為卿大夫而小人之有功
賞之而勿用此為國久長之計也或曰謂之承家則
必繼世而後可乎非此之謂也封之土而命之民使
其子孫得以承襲是之謂承家也甚哉小人之不可
用也譬之猶虎狼蝮蝎然欲其不為民害不可得也
聖人知其有功不可不賞也故戒以勿用而已或曰

小人之不可一日用也而使之有功何哉曰軍旅之事使智使勇使愚使貪古之道也豈服罔君子小人哉惟開國承家然後得而審理之武王克商大封於廟其詩曰賚說者謂有周賚予也言所以錫善人也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八百諸侯三千虎士夫豈皆善人哉其處之必有道矣或曰功同賞異則必悍然而不平聖人將何以處之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何憂其悍而縱

其為暴也光武懲高帝之事不任功臣得其道矣或
曰師之諸爻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曰九二六四上六
君子也初六六三小人也以九居二德浮於位者也
六四上六德稱其位者也初六六三則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也初與三為坎坎為小人故也是以諸爻元
吝而初與三皆凶也子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夫大君者以公天下為心者也論功
行賞茂不正矣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賀若弼

所以爭功而不決者二主之不君從可知矣若漢高帝有片言之喻孰敢不聽乎哉

坎艮坤坤

坤坎下
比上

序卦曰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也者親附之謂也比之

師之象也夫師之五陰而一陽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均也其所以為師為之者二五之位尊卑之不同耳其在於二人臣之位也可以行師而非立國之道也其在於五人君之位也可以立國而非行師之義也是故九二者衆之所奉以為正也九五者衆之所戴以為君也書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九二之謂也又曰衆非元后何戴九五之謂也此師之所以異

九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九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坤上坎成卦曰九者坤為衆為順艮為止坎為險衆而止于險九之勢也順而止乎險九之情也坎坤之中有震象焉所以為師也坤坎之中有艮象焉所以為九也或曰子於師之左次田之有禽皆以艮象言之矣於此乃曰坎坤有震而為師坤坎有艮而為

比何其相戾也曰易有四象謂正體也覆而取之又四象也一卦之象據正體而言之及其在爻至四而止矣苟不覆之則五上二爻將無所取而三四二爻亦無以明反覆變化之義矣故曰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比之謂也或曰然則坤坎為師坎坤為比亦有其義乎曰坎也者法度之所自出也法度在下而上順從之所以為師也法度在上而下順從之所以為比也吉原筮元永貞何謂也曰九

五之謂也受天下之
之人得其所以如九
以輔也下順從也輔
四以下皆坤象也筮
以賤以貴得其所以
問禍福之際明者據
原蠶原廟之義也元
始終皆正如九五者
始終皆正如九五者可以无咎矣夫以五陰而以一

剛中也不寧方來謂初六也九五在上六二在下當
比之時而有不當其位者非背叛之臣即裔夷之君
長也初六一爻最為僻遠以陰居剛不當其位其四
夷之國不寧之方乎初近於二配於四二四既得所
比初之從五不占而決矣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後夫凶謂上六也夫也者妻之所比也君也者臣之
所比也當比之時九五中正於臣民為君於妻妾為
夫自四以下莫不順之所謂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

之也歟曰夫言各有當也書曰卜不習吉初筮之謂
也又曰一習吉原筮之謂也蒙者之於師亟問而弗
志於心其弗吉之宜矣臣之從君婦之從夫不可以
苟合苟合則離思其始而圖其終所以為久長之道
也何惡於原筮也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者坤也水者坎也天下之水未有不附於地者地
中有水水之聚也地上有水水之散也水聚則為澤

及其散也或為江河或為溝瀆而莫不比於地民聚則為師及其散也或為方伯之國或為子男之邦而莫不比於王此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坎之一陽為五陰之主在師為憂在比為樂何也曰師比以二五為主師之二五不當其位比之二五皆得其正故也柔上而剛下上下之所同憂也陽尊而陰卑尊卑之所同樂也夫興師動衆以毒天下拯之

塗炭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豈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佚樂也哉天下有王生民有歸於斯時也可謂樂矣
是故𠔃之諸爻皆有佚樂之象六二自内而吉六四
自外而亦吉初六自他而亦吉九五不誠而亦吉惟
六三上六失其所𠔃有匪人无首之象也當𠔃之時
九五在上順之者吉逆之者凶順之者安樂逆之者
危辱自非反道背德之人誰肯避吉而就凶捨安樂
而取危辱哉此𠔃之所以為樂也故曰𠔃者𠔃也其

他爻則以上下相比明其義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乎六二亦坤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坎為有孚謂九五也以震而居坎中羣陰之所孚也二應在五而比於初四應在初而比於五故初因二與四而得其所比焉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所以然者初體坤坤

為順凡此之道元永貞悔後无咎今初六最遠於
五不當其位見五之有孚而遠來比之曷為无咎乎
哉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初六避遠因二與四而
得所比又何咎之有哉故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坎為缶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者也自四以下皆
坤象焉以土制水則其缶盈矣盈缶也者言其充實
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誠於此必著於彼九五之孚僅

盈一缶而有自他來之心之者初六是也初為元咎而五為吉矣或曰九五在上无所不享而以盈缶言之何也曰江出岷山其源濫觴極其所至放乎四海盈缶之享足以充塞乎天地之間矣為人上者惠誠信之不充耳苟能充之何憂天下之不王四夷之不服哉子曰凡之初六有他吉也夫爻既言之矣夫子又申言之不幾於贅乎曰聖人之言簡而明質而盡學者顧未之思耳今言易之家皆於別爻求他吉之義

然後知聖人有味其言之也蓋曰𠙵之他吉不在別
爻即初六是也豈不簡而明贍而盡也哉
六二𠙵之自内貞吉象曰𠙵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震
而承乎六三坤艮也故曰𠙵之自内下卦為内上
卦為外九五在上六二自内而𠙵之故曰貞吉當𠙵
之時二五中正自内𠙵之可謂元永貞正吉而无咎
者矣子曰𠙵之自内不自失也夫以陰柔為體乎坤

者比於人者也陽為賢陰為不肖不肖者比人者也賢者比於人者也是故五陰而一陽五陰之爻皆言比之者比人者也一陽之爻獨言顯比者比於人者也比於人者治人者治於人今六三上六二爻皆陰莫能相尚三雖居剛而上又一卦之上三雖體艮而上又體坎是故皆有比之辭明其才德俱茂不能以自立相比而莫適為尊也子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已不能以自立所比者又非其人禍至無

日矣不亦可傷哉在漢武隗囂公孫述荀若實融
者初六當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上體爲坎下體爲坤以險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无其應而承乎九五之震故曰外比之貞吉六二
爲內比六四爲外比明矣夫以六四之坤而承乎九
五之震其比之也固也爲其有坎象焉坎性下流是
以戒之守其正然後吉也子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者對下之稱四之配在初而乘乎三二爻皆陰也陽為賢陰為不肖舍不肖而比賢四之所以為貞吉者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為五陰之所宗故曰顯比陽為明陰為晦震東方也日之旦也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然受天下之比也誠意

以待之虛心以納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較然不欺其心俯仰而无愧怍此之謂顯比古之聖人所以得天下者皆是道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謂五也五體震震為馬下應乎二所歷三爻故有王用三驅之象禽謂三也三體艮艮為黔喙之屬三目內比四自外比而三獨不順比之匪人故有失前禽之象邑謂六二也二體坤坤為國邑柔順中正而與五為應故有邑人不誡之象王用三驅即禮所

去來逆順有所不可知及其附也則羣如磐石固如膠漆親如父子護如頭目又何誡之有哉是以大有之盛至於易而無備泰之盛至於不戒以孚然後為至也然則聖人不取必於前禽而取必於邑人不取必於邑人而取必於吾身使吾德可以則邑人不誡邑人不誡則前禽安往哉以此顯以可謂吉矣子曰上使中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為爾

之中上使中之義也夫六二雖居中履正苟无九五之君將不能保其正矣上之所使不其然歟鄭康成曰舍而去之不射走而往者順而射王弼亦曰禽走來趨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取之既違經旨且非事情又曰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失之遠矣王氏明象曰古者田獵驅禽獸於所聚之野而射之三驅而止未詳所出亦恐不近人情

上六此之无首凶象曰此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震故曰凡之无首上六以柔乘剛而不順九五而反與六三為凡者也小人羣居莫適為首故曰凶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凡而无首凶不亦宜乎乾之上九无首而吉凡之上六无首而凶學者觀之思過半矣子曰凡之无首无所終也夫以六三凡之匪人固可以為凶矣猶然不係以凶咎之辭者其逆順未可知也使其幡然從天下之所歸

艮也自以皆得乾之一體是以不汲汲而從五也或曰六四之坎也而凡之何哉曰四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終體乎坤而成乎震其凡之也不亦宜乎非三上之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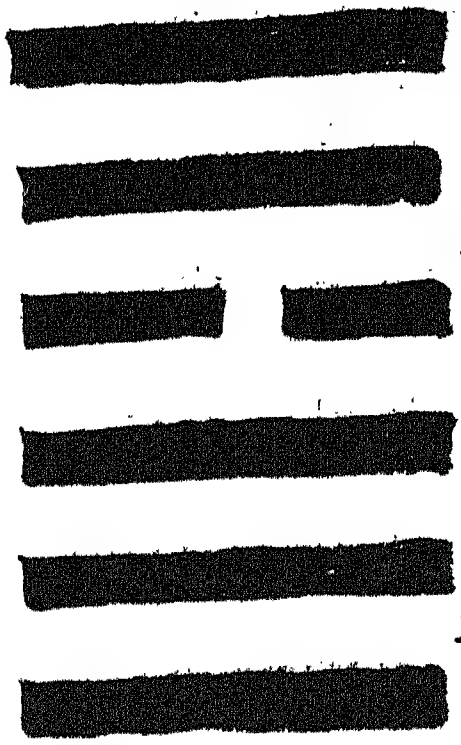
周易經傳集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小畜履卷五

宋 林栗 撰

巽 離 兌 乾



巽 乾 下

大壯 上

序卦曰凡者凡也凡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畜之為義說者曰止者艮之義也聚也養也夫止者艮之義也聚者萃之義也養者頤之義也以之訓畜皆不固矣至於聖人亦豈云爾哉曰必有所畜而已稽其近似蓋有含畜之意焉何則實不能以畜實虛則能之剛不能以受剛柔則能之然則止也聚也養也亦兼明之矣自乹之畜坤變為乾坎變為巽而成卦也天下之所以乹于九五者以天下皆柔惟五之為剛也天下皆弱惟五之為強也夫天下之人豈盡柔弱而

已乎材智勇健固不之人矣為九五者豈必智勇出於其上而後為之君哉其必有以畜之矣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烏乎定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其此畜之義乎是故自此之畜變其四爻其不動者九五六四矣然則五之所以畜之者非六四而誰歟是故畜有大小大畜君也小畜臣也以一陰而畜五陽其小之何也以其近君之位而體柔巽之行是以謂之

四也者近君之位也以六居之得其位矣上承九五得其君也下接三陽得其助也得其位得其君得其助則天下聰明才智勇敢之士莫不説而麗之此其所以能亨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夫六四者畜之宗也九五者畜之主也四之畜之也豈自為哉凡以九五之故也五雖中正以健制健必不畜矣以剛御剛必不容矣今健而下巽剛中而志行是以畜而亨也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何謂也曰雲雨坎也小畜反復八象未嘗有坎而彖言密雲不雨凡四言有孚血去惕出上言月幾望皆坎象也學者可不求其故哉或曰敢問其故曰小畜之坎由凡來也觀夫序卦則得之矣凡之六四上六坎也其九五坎之中爻也自凡之畜不變者二爻耳是以上卦之巽有坎象焉明其所從來也或曰凡卦之象莫非有所從來也既以為小畜矣而猶有凡象其在他卦何獨不然曰他卦亦固有之不

所陰喪其朋然後雲行而雨施今六四之巽既上騰矣然而未離其類自我西郊是以屯其膏而未下也子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往之為言猶言乃與類行云爾自我西郊而未達於東北施之未行不亦宜乎東北艮也自東北而震也夫畜以艮畜乾而九三上九皆有震體此其所以異於小畜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也而巽之長女以柔畜之乾之受制不亦難乎然卦惟一柔而諸爻皆剛以剛遇剛不能相下其勢必歸於柔以五剛而歸一柔至寡而剛至衆欲無受畜不可得矣是故陽見乘陵則為反目陰能乘順則為孿如遠而相得則為復道同體而相說則為牽復為載德皆即六四以言其義也然則以一柔而畜五剛非至寡其孰能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
故曰復自道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其象曰反復道也
今初九之乾方受六四之畜未可以進復自道而已
故曰何其咎吉初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異
又何咎之有哉既免於咎斯為吉矣方畜之時一陰
在上牽制羣動初九之君子雖在下位與之為應但
能反復其道无所迎將吉孰如之故子曰復自道其
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連於六四之異故曰牽復牽連也二四同體故有牽復之象君子在下不得於君而得於大臣雖為所牽而能居中守正反復其道不為屈撓牽而能復者也故曰吉子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以其居中知其能自免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无其應承于六四之巽故曰輿說輻巽離兌皆出
乎坤坤為大輿離為麗巽為入為伏故有輿說輻之
象說輻則輿不行矣其所以說輻而不行者則受畜
故也夫輿之言衆也其象載車而行是必人
之豪傑師之尊長也說輻而受制是必有其道矣九
二之輿已有毀折之象而未遇其配志猶上行至於
九三而遇六四離坎相合則說其輿輻矣三說其輻

則二之牽復不亦宜乎然三同志上行受畜於四豈
其所願哉故曰夫妻反目離為目坎為青異為多白
眼故有夫妻反目之象反目怒而相睨則乖閡之睛
也六為畜之宗處九於五而自下畜之則上下相安
而有孿如之孚善畜者也若處九於三而自上畜
之則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也三以乾之剛以離之
明而受畜於四又見其陵則其不和而反目宜矣是
以聖人體天地法陰陽制為夫婦室家之禮剛上而

柔下男行而女隨煞後可以長久而無乖閡之患故
子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家也謂九三在下而六四在
上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上體為巽下體亦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九三九五之間初與三為乾三
與五為離故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四之為巽由坎
變也坎為有孚為血為惕有孚謂承五也血惕謂乘

三也血之言惕惕之言懼也六四在比既以孚為九五矣至畜而成剛故有相懼之象焉謂其既比為五而能巽以畜之志同義合誠信已孚則禍患之來不旋踵而自去憂懼之至不轉瞬而自消所以然者坎變為巽故也故曰元吉子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居近君之位持宰物之權上下五陽唯己之聽欲無傷懼不亦難乎唯其盡忠竭誠與上合志使讒間之口不能得其隙而議之然後可以免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六四之巽故曰有孚攣如攣猶納也易以遠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攣如言綢繆固結也六四之巽猶有坎象其過九五離坎相合可謂攣如之孚矣故曰富以其隣陽為富陰為資以猶用也鄰猶臣也書曰欽四鄰又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以其密邇於五故以鄰言之矣六四者畜之宗也本乎陰虛故能受衆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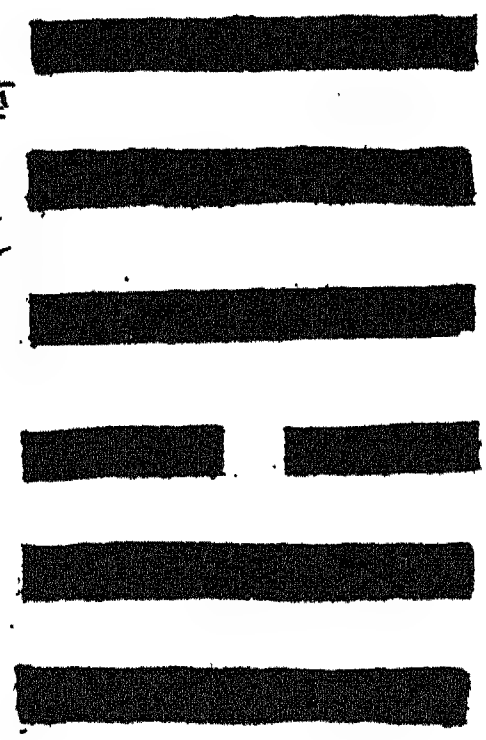
之歸然豈將據而有之哉蓋以九五在上有智勇過人之資苟與天下爭能而角技則天下之智勇未必皆心其下將不必服而臣之矣是故用其柔巽以畜納之使下之智勇不以犯其上上之智勇不以勝其下上安於為君而下安於為臣故六四之畜凡以為九五之用也書曰如有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其六四之謂

歟然九五方受畜於四而乃能用之何哉以其富也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樂與賢者共之是以能用之
也子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富也者人主之所獨也
樂與賢者共之則賢者樂為之用安富尊榮有隆無
替豈與愚夫愚婦獨富而无鄰者同日語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連

於四之陰乘乎五之陽故曰既雨既處夫巽離坤兌者陰之所也乾坎艮震者陽之方也陰離其類也而之乎陽陰陽和而後雨今小畜之陰由巽而之兌是以畜為密雲而已然小畜剛下之三陽臣也以臣畜君上之九一爻乘九五之剛而受六四之畜將何義以處之其臣之元勳舊德人主所尊尚者歟說以從巽斯受其畜矣故以既雨之義明之四之為巽由坎變也自坎而之巽自巽而之兌

其既雨而復其所乎既雨而復則功臣之象也故曰尚德載畜德之盛而天下載之是以九五尚之也夫以人臣而居成功之地有積德之名世主之所忌也不能奉身以退而猶貞固守之危之道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離為日坎為月月之望與日為衡分天之中故謂之望望則疑為日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月之幾望其極盛之時乎君子不戒而征則凶矣君子者對婦而言也在家為夫婦在

國為君臣聖人之所以為戒深矣故子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德盛而名尊位高而權重有疑陽之勢矣



乾巽爲木

乾兌下

乾上履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之成卦畜之反也履之三即畜之四也履之兌即
畜之巽也夫以一陽而為五陽之主雖非天位而五
陽居之在四而能畜者當位而承乎五也今居三不
當其位不承九五以為君則不正以為臣則不順故
不足以主一卦之義而取其上下二體名之曰履焉
乾者陽之至尊兌者陰之至卑莫高乎天莫下乎澤
上安其尊下守其卑君子履之臣民藉焉斯之謂履
矣夫天下才智勇敢之士莫不有上人之心及其未

包坤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尊卑之分不既明矣乎是以謂之履也故曰履柔履剛也柔履乎剛履之象著矣夫履之為言自上履下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猶孟子小役大弱役強之義剛之履柔以勢言之也柔履於剛心說而誠服矣謂之有禮不亦宜乎履虎尾不咥人亨何謂也曰乾為人兌為虎虎陰物也兌西方之卦有虎之象焉又為口有咥之象焉乾在其上有履虎尾之象焉履虎之尾其首必反末有

不見咥者也而又言不咥人亨何也為其既已畜之矣馴習於人履之而不咥宜哉傳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婚養異者順也婚猶說也順猶巽也此巽之所以為畜而兌之所以為履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彼說而應乎我故履之而不吾咥也履之而不吾咥足以為无咎而已何自亨哉夫子於是發明之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所以釋亨之義也乾之三陽有相終始之義剛中正謂五也

剛履剛得所履則吉以柔履剛以剛履柔失其所履則有虎尾之厲焉履虎尾宜見咥者也履之而不見咥者履而不處九四是也若履而處之咥人宜矣陽為行陰為處五陽之爻皆吉无咎而六三獨凶者謂其履而處之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上无其應下无所履而承於九二之離故曰素履兌西方之卦而色

曰有素履之象焉履以所履之爻為義既无所履則取其所往以陽居剛履得其正而謂之素履焉賢人君子身處卑賤見履於人遺逸而不怨厄窮而不悶履其素而已履者禮也燔兗斝葉可以行禮啜菽飲水可以事親君子所履於是素矣素履而行何咎之有子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得其時得其位推其所履以兼善天下豈非素願也哉不得其位不得其時獨行諸身而已豈往而求之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亂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中上有九五而非其應乘初九之剛而履於六三之柔故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離也者明也日中而行得其所履坦坦之道也既以體乎離明而履坦坦之道宜若可以行矣而乃曰幽人貞吉何也為其以九居二遠不應五而近臣六三之眇跛不足與有為也往而從之陷於亂人矣惟幽潛之君子為能貞固守之斯為吉也或

而九二承之爲知其貞吉而不爲貞凶也哉其以剛中知其不自亂矣是其所以爲貞吉者也若利害得喪亂於其中尚能守其中貞也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上體爲巽下體爲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視二爲離視四亦爲離視初爲兌視五亦爲兌故曰

眇能視跛能履離為目巽為多白眼眇而能視也巽
為股兌為毀折跛而能履也為其陰柔不中不正故
以眇跛言之也故曰履虎尾咥人凶兌為虎三履其
中以柔履剛夫其所履履虎尾也兌為口巽為入入
于虎口咥人之象也虎之踞也其尾旋焉是以既為
尾而又為口也巽為伏為進退為不果陰柔之性貪
利忘反見難而不能去履而處之之象也夫眇而不
能視跛而不能履則安分而止矣豈有虎尾之憂哉

象所謂說而應乎乾者也說而應乎乾則上下辨而
民志定矣而三以重巽之體居離兌之中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故九五於三考不祥
吉凶无常唯所召耳子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
大君志剛也三在二四之中而有應在上此其所以
有為君之資雖柔而求至剛矣是以謂之武人也若
以六居五履信而思順當位而尚賢以一陰為衆陽

之歸豈有武人之象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乾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履六三之柔而履於五之剛故曰履虎尾愬愬終吉三兌也終兌為虎四履其上以剛履柔失其所履履虎尾也愬與遡同遡猶行也遡遡行而不止也三之陽而上行故有遡遡之象乾為剛離為明明足以見剛足以行是以知危而不履也在兌之上已進乎乾

履而不處說乎虎口矣說乎虎口未可以言吉吉在其終也子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志在於行說乎虎口至於上九而後元吉以終之此象所謂不咥人亨者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承乘皆剛得其所厲矣故曰夬履貞厲夬之言決也在易之夬剛決柔乾決兌也九五在上而六三武人欲為大君當是

行也貞猶固也以征為凶者以貞為吉以貞為厲者以征為亨也養虎為患前志所戒五之貞厲不亦宜乎子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以五之正當決三之不當可以決之而无疑矣然猶貞固守之長姦縱惡危之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履乎九五而不為人之所履故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上履之終也

以柔濟剛履道之成也履乎九五履天位也以剛履剛得其所履可以安行矣然猶視而後履謹之至也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視履之謂也視言柔履言剛也九四上九皆得之矣九四視而後履者雖未免虎尾之危其覺而去速矣六三之視履所謂眇者不足以與明跛者不足以與行也至於九四體離之明體乾之健以離而視則无不察矣以乾而履則无不亨矣然而非其所履未可以言吉也至於上九卦

所不就憂則福有時而辭之較之目前有不及宜行者矣及其旋而考之元吉之所歸也此文王孔子之所以行乎憂患而不改其操也歟故曰履德之基也視而後履所以為德之基也又曰履和而至以兌濟乾以柔濟剛所以為和而至也又曰履以和行始乎懇懇中吉終乎視履所以和其行至於上九其裕後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謂之元吉不亦宜乎子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上九體

乾乾為大應在六三陰陽相得謂之大有慶矣以五之中正宜元吉矣今元吉猶在上者謂其大而且有慶也不計目前之福而考之於其旋子孫之慶寧有窮乎此之謂大有慶也非文王之孫子其誰足以當之哉

履卦序說

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有物混成是謂太極天尊

三一卦上體為巽下體亦為巽此則四象生八卦也
八卦成而吉凶可定吉凶定而後大業於是乎生矣
是故四象者卦之所以立也八卦者爻之所以分也
不知四象无以盡一卦之性不知八卦无以辨六爻
之情八卦之在四象猶八極之在四方也言四象則
八卦在其中矣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係辭焉所
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夫四象者於數為七
八九六於時為春夏秋冬於象為金木水火於德為

文也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顏氏之子不幸早世仲尼之所為慟哭也蓋家語所載者商瞿子木受易於夫子雖其學於今无傳然漢之言易者皆本其所自出也愚嘗疑之子木之賢與其荅問於孔子之書夫豈人不足列於高弟而乃以微言奧旨傳之歟世人有子夏易說者其繆妄可讀而知矣舊傳韓嬰丁寬所著已不可考恐今本又非昔書近人晁說之以道自著其說名曰商瞿易傳子夏之書亦其類歟按

春秋左氏卜筮之家頗用四象至漢以來言易者謂之五體而鄭玄虞翻王肅之流穿鑿傅會千岐萬轍使學者无所依據然後王弼一舉而廢之夫易象也廢虞鄭之言可矣而可以廢聖人之言乎且其言曰蹄者所以取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然則捨筌蹄而求魚兔弼亦知其不可矣自仲尼沒千有餘年斯文幸而未喪然聖人之意湮沒不明其去亡蓋无幾近世易家頗悟王弼之失恨其燭

理不明顧乃採拾魏晉諸儒之談王弼已棄之糟粕
更取而陳之其為後學誠訶無足怪者然孟子有言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今之學者雖狗王弼之
陋至於互體時有所合未嘗不致疑焉然其心以為
聖人之所未嘗言而互體之說无一定之據不若王
氏之簡且便也嗚呼此豈學者之罪哉今故取仲尼
四象八卦之文略陳梗槩覽者得以考焉或問曰四
象八卦如子之言則聖人曷不明以告人乎應之曰

昔者伏羲氏始畫八卦也未嘗有六畫也而文王重之矣六畫者非文王之所造也自伏羲而有之矣文王之為六十四也未嘗有兌下乾上也而夫子陳之夫兌下乾上者非夫子之所造也自文王而有之矣文王之言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由履之成卦而言之也夫子之言曰說而應乎乾上天下澤履者由兌下乾上而言之矣小子述焉如使聖人一一而告之則伏羲以來

有不勝言者矣或者又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今子發聖人之奧而舉其四隅毋乃非聖人之意歟應之曰然吾罪也夫吾罪也夫雖然吾有不得已也自仲尼沒千有餘年未有能以一隅反者幸而得之又將隱而藏之吾懼夫聖人之意也敢求明哲以正斯言紹興甲戌秋九月崇仁學易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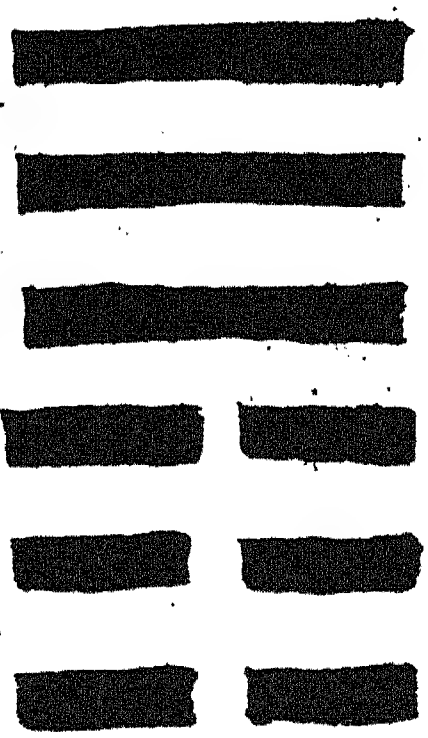
周易經傳集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泰否卷六

宋 林栗 撰

乾巽艮坤



坤下

乾上

泰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泰之成卦履之變也自履而泰乾反居下兌變為坤
上下相易而成卦也乾反居下所以交為兌也兌變
為坤所以順於乾也夫履也者自上履下乾履兌履
虎尾也說而應乎乾是故履之而不吾咥也說既心
說而誠服矣然其情未交而志未通是以有虎之象
焉雖不吾咥亦已危矣何者乾履於二而未有以交
之也及乎降尊而就卑然後上下之情交通而無閒
斯可以相安而无不測之虞矣是故兌之象一也在

左右民

天者乾也地者坤也天地交而萬物通所以為泰也
后者上也民者下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以為泰也
天地之道生成是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所以財成其道而左右民也天地之宜四時九
土是也析因夷隩敬授其時高下肥磽教之樹藝所
以輔相其宜而左右民也天者君象也地者臣民之
象也君者所以治人也天者君象也地者臣民之所以輔相其君者也民

者所以翼戴其上者也而古之王者憂民之飢而佐之耕憂民之寒而勸之桑憂民之暴露而教之棄屋憂民之勞苦而教之舟車至於鰥寡孤獨老弱貧窮皆使養生送死而無憾是以君而左右其民也得夫天地交泰之義矣孟子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之謂也益稷篇曰予欲左右有民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猶佑之而況君乎財與裁同古字通用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三陽在下三陰在上此其所以為泰也然其在爻陽
反上升陰反下接何也聖人以為陽升陰降自然之
理若陽降而不能升陰升而不能降則是尊卑易位
之象而非上下交感之義也天地之位不敢易也所
交者其氣也君臣之位不可易也所交者其情也故
雖乾下坤上而六五為君九二為臣不可易也乾震
之中有兑象焉坤巽之中有艮象焉兑也者坤巽之

類也而居乾震之中艮也者乾震之類也而在坤巽之内是謂反其類者也以九居二以六居五二氣感應有相與之意焉謂之陽則其象兌也謂之陰則其數九也謂之柔則其象艮也謂之剛則其數六也是謂反其類也者一剛一柔交錯成卦三陽以兌而上升三陰以艮而下接然後泰之交交桑然而可見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坤

而連九三之震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震為萑葦故有茅象五體艮艮為首有拔之象茅之為物潔白而叢生者也可以縮酒而祭天地可以包土錫命諸侯生於山林藪澤之中而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賢人君子之譬也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震為萑葦故有茅象五體艮艮為首有拔之象茅之為物潔白而叢生者也可以縮酒而祭天地可以包土錫命諸侯生於山林藪澤之中而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賢人君子之譬也拔茅者舍短而取長人君舉賢之譬也茹茅之秀者以其可茹故謂之茹彙猶類也以其叢生故謂之彙拔其茹則其根牽引成叢而起君子見用則引其類而升之譬也六五為艮下連于三九

三為震下連於初五之可拔及三而已而茹之所連
遂及于初蓋三陽同志而升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
故曰成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
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四六言六五而不及
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
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五之拔止於九
二而九三初六各從其配何以為泰乎六四者五之
近臣也使初之從止於六四而六五上六各分其應

是君臣俱有黨也何以為泰乎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三陽同志而上升三陰同志而下接六爻同志而相與所以為泰之時也故於初陽進之始取諸拔茅連茹之象焉以明三陽同志而升故也三之言衆也舉一賢則衆賢萃於朝斯之謂泰矣故曰吉孚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三陽在內而其志在外故以其類而征吉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兑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艮
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初為乾
乾為郊二為兑兑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
水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兑為
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徒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
郊野遐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不治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而承乎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陽為平陰為陂陽為往陰為復三陽之進至是極矣當泰之初陽自下升故不嫌於居剛至於九二居柔得中上應六五以成交泰之道古之明君良臣同德相須無為而治者由此也至於

九三道已隆矣時已極矣持盈守成茲為難矣而三又以陽居剛行過乎中體乎剛健而資之以太躁及其勢力進而迫之以乾迫坤以震迫巽以九三迫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无平不陂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乾以巽易震平者陂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

子當極盛之時視其力足以誅鋤小人視其威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四夷之所以復強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又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太極矣能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往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其孚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虞其變則

之義至於四六則又過矣故三陰同志而下復其所
是泰極則否之義也曰未之思耳九二包荒得尚于
中行六五歸妹以祉元吉學者莫能改也初九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學者亦莫能改也奚獨疑於四哉若
初九以其彙征六四復其所而不應何由吉而亨乎
自三以往泰即為否如六五者又過於四何以元吉
乎陰陽相求物之情也何以言陽樂上復陰樂下復
乎故曰天地之位不可見易也所交者其氣也君臣之

位不可易也所交者其情也六四上承六五下接九三而應於初九體乎柔巽以逮三陽其近臣之象乎或曰九三剛中與五為配大臣之象也又以六四當之何以別其人乎曰剛中者所以輔弼其君也柔巽者所以汲引乎賢者之大臣也豈一而足哉記曰大臣不可不敬也邇臣不可不慎也學者又何疑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兌

故曰帝乙歸妹五居天位有帝乙之象兌為少女有歸妹之象說者皆以歸妹為嫁女之義伊川程氏曰帝乙商之賢王始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愚竊謂不然帝乙居尊而嫁其女於二二之象為君乎抑為臣乎以為臣則女之所歸有夫道矣以為君則帝乙在上而二又為君於人無據矣妹者兌也而帝乙之所自出在室曰女在塗曰婦則五當為兌不在二矣以意逆之帝乙行親迎之禮者也六五為帝九二為

妹賢人君子檢飭其身修之於家行之於鄉凜乎如
季女之不可犯也而六五之君能降尊而為之禮然
後九二之臣說而應之艮兌相與交感之象也帝乙
歸妹不其然歟故曰以祉元吉五以祉而錫二二以
祉而歸之上上下相與可謂元吉矣子曰以祉元吉
中以行願也二五得中而行其所願元吉也宜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之震故曰城復于隍坤為土震為動有版築之象焉高城而濬隍增其土而穴其上穴之不已城復于隍矣此乃泰極則否之義也坤本在下而位於上猶之以土為城也至於上六極其高矣而九三之震追而迫之其復于隍不亦宜乎國之興也其累之非一日窮其力而壞之者多矣可不戒哉泰之為卦以乾下坤上而成其在六爻以陽升陰降為義初四升降之始故

有拔茅翩翩之辭二五升降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之極故有往復城隍之象焉故曰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坤為衆為邑故有用師自邑之象焉行師出令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也不出於國而出於邑為貞吝之道也子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夫為城者豈故穴而頼之哉以其命出於衆无所適從千人築之萬人穴之城之不頼未之有也或曰城復于隍亂亡之象矣不曰凶而曰吝何哉曰泰之六爻

皆有相應之義至于上六窮上及下乃入于否亂則成矣而未至於亡也然則城復于隍其紀綱敗壞之象乎用衆而衆不從告命而命不行以是為羞吝而已吝猶不改凶可逃乎

乾巽艮坤

坤上
否
乾下

序卦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否之成卦泰之反也乾下坤上所以為泰也坤下乾上所以為否也泰者通也否者塞也泰者闢也否者闔也一通一塞一闔一闢如寒暑之相推如昏明之相代物理之常雖天地聖人有不能逃也所貴乎聖人者為能消息盈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乘其機會有以變而通之如使天地无時而不交萬物无時而不通則是有旦而无夜有春夏而无秋冬也故

曰物不可以終通受之以否其興時偕極之義乎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下坤上乾成卦曰否者初為坤二為艮三為巽四為乾乾為天巽為風艮為山坤為地上天下澤其卦為履上天下地不曰卑高以陳乎聖人取諸貴賤之位

而遂以為上下不交者以有巽艮存乎其間也巽為
風艮為山艮為少男巽為長女山之與風少男之與
長女異乎交感之義也坤下艮上為剝巽下乾上為
姤姤者柔遇剛也剝者柔變剛也皆陰長陽消之象
也謂之否塞不亦宜乎是故姤者否之始剝者否之
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也曰天地
泰矣變而否之者非小人為誰不謂之小人而謂之
匪人者甚之之辭也今夫內陽而外陰者人之受形

而生也內柔而外剛者人之所以氣反而死也是故剛健以立身柔巽以接物斯之謂人道矣反此者非人也在易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泰之三四內陽而外陰天地之所以交而人道之所以立也今否之三四內柔而外剛反天地之和變人理之正謂之匪人不亦宜乎自昔天下之亂未嘗不起於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其所以下怨而上不知者必有邪佞匪人壅蔽於其間也飛廉惡來趙高石顯

其人也自今而視之其小人乎其匪人乎六三之謂匪人九四之謂君子匪人得志其不利於君子必矣然而君子者豈以其不利而易其節蹴貞固守之斯謂之君子也矣三陽在上不交於陰君子之貞亦如是爾臨川王氏曰否之匪人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嗚呼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大往小來者泰之反也天氣不下降則雲雨不施地氣不上騰則大明不升萬物之所以不通也下之情不上達則君疑其臣

而惡其民上之情不下通則民怨其君而疾其長天下之所以无邦也內陰而外陽秋冬之所以斂藏也內柔而外剛小人之所以敗德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下之所以亂也或問消長曰長如草木之長消如霰雪之消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文武之興民皆好善非盡減小人而更生君子也君子道長小人變而為之也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幽厲之興民皆好暴非盡滅君子而更生小人也小人道

長君子化而為之也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莫之覺也此
消長之義也自復至泰自姤至否陰陽消長應其文
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其卦為否君子觀此象以險德避難雖欲
高爵厚祿係而維之有不可得矣世之君子當无道
之朝進不得行其志徒觸險難之機然而莫之避者

非無周身之智也膏粱窮豪必求口體之充金玉錦繡必飽妻子之欲利害迫於中而榮辱眩其外故貪禄而忘反以及於禍也險德避難不亦可乎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既以為恥矣又可得而榮之哉

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

否之反其類與泰一卜筮也坤巽之中有艮象焉乾震之中有坤巽之類也而居乾震之中艮

也者乾震之類也而在坤巽之內是謂反其類者也
以九居二以六居五謂之陽則其象兌也謂之陰則
其數九也謂之柔則其象艮也謂之剛則其數六也
是謂反其類者也然泰以天地交為義所謂反者陽
升而陰降也否以不交為義所謂反者艮下而兌上
也艮下兌上雖有交感之義而九五六二則无相與
之意焉是故否之六爻上下不交三陰合而與否者
也三陽合而傾否者也六爻以二反其類故有包承之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四乾震也在否之時乾坤不交故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小人用事固已遊逐君子而外之矣然陰柔之資識慮寡暗外无以服衆心内无以決庶務其勢必將挽回君子以為已之用君子者苟貪利而從之是亦小人而已矣故因九四之不交於初而著其義焉初六三以陰居剛其聲音顏色詭詭然雖欲挽回君子宜其望而去之矣必也六二之柔順已而成之庶幾君

子之肯從也四體震震為雀葦二體艮艮為子故有
拔茅之象焉二四同體二之所拔者四也拔茅者自
上而摳之則其根牽引成叢而起固其宜也自下而
捝之未有能拔之者也以其彙貞不亦宜乎故曰吉
亨於初言征則其類無不征矣於四言貞則其類无
不貞矣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欲
存其身而不能蟄無自而能存矣欲求其信而不能
屈無自而能信矣以其彙貞而係之吉亨不亦宜乎

子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所謂君者九五之謂乎九
四之類志皆從五而六二之徒欲挽而取之不可得
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兌
故曰包承陰為虛陽為實陰為卑陽為尊以虛而包
實以卑而承尊故二之與五有包承之象矣艮為山
兌為澤澤在山上又有包承之象焉當否之時下卦

二陰皆小人也而六二以陰居柔體艮而得中獨能
反其朋類以包承九五故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陰
柔之資而欲為剛健之事必不可矣惟能用其柔順
以包容而承事焉小人之行於斯吉矣然九五之大
人為以其善事已而下與之交則小人之黨日盛而
君子之道无由亨也必因時而否焉斯可以全君子
之羣而不亂於小人之黨否之而亨不亦宜乎或曰
所以為否者上下不交也以否濟否何由亨乎曰三

故曰休否休息也兌為說艮為止故有休否之象當否之時上下不交而有九五之大人出而救之本剛健之資而體乎和說之道上比羣陽而下應於二然後民有息肩之所故大人吉大人者以天下為心者也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出而休否斯為吉矣故又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桑之木深根而難拔者也苞叢生也九四為震震為木三陽同志故有苞桑之象焉六二在否之世小人之

能包承者也五不之應則无以休天下之吝然受其包承則小人將遂得志矣惟九五之大人能與三陽同志兢兢朝夕畏小人之為禍雖居九五之尊而常有其亡之戒然後能係于苞桑以自固焉震東方也在草為茅在木為桑三陽同志在茅為彙在桑為苞言其枝則取諸茅言其係則取諸桑也知此者可以言象矣子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以其位之正當是以謂之大人以其位之不當是以謂之匪人也又曰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唐明皇親平内難憲宗剗削方鎮可謂休否之大人矣開元之治壞於李林甫楊國忠元和之功敗於皇甫鎛李逢吉其鑒不念其亡而昧苞桑之義也可不戒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坤

河莫之能禦矣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驅飛廉惡來於海隅而戮之蕩滌氛妖宣暢湮鬱傾
否之義其斯之謂矣子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蓋所
謂[illegible]為善之心懲小人貪亂之志可謂深切著
明[illegible]則及道窮則變泰之君子艱貞否之小人
包羞下卦之中也及乎上卦之終則泰復而否傾矣

周易經傳集解卷六